

文

化

中

国

边缘话题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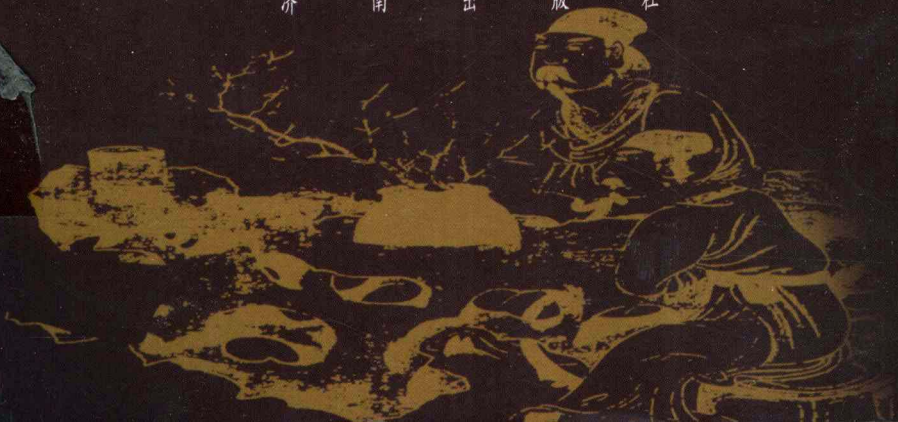
诗心沧桑

历史与人物的另类解读与追述

庄锡华◎著

济 南 出 版 社

227.2



文

化



中

国

边缘
话题



诗心沧桑

历史与人物的另类解读与追问

庄锡华◎著

济 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心沧桑:历史与人物的另类解读与追述/庄锡华著. —修订本.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8. 4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ISBN 978 - 7 - 80710 - 597 - 8

I. 诗… II. 庄…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②诗人—人物研
究—中国—古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754 号

策 划/丁少伦
责任编辑/赵志坚
装帧设计/朱赢椿

出版发行/济南出版社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250001

电 话/0531 - 86131712(总编室) 86922073(发行部)

网 址/www.jnpub.com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8 年 4 月修订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2.5

字 数/166 千

定 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 - 86131736)



文 化 中 国 · 边 缘 话 题

主编◎刘士林 丁少伦
济 南 出 版 社

诗心沧桑

庄锡华◎著

历史与人物的另类解读与追述



子曰：郁郁乎文哉。

中国文化之内容可谓
不胜辨章钩沉，而于此所
拈出边缘话题一说，其意
何在，其作者又意欲何
为，则是主事人首先需要
向读者诸君加以交代的。
所谓边缘，其义有二：一
是指材料上的边缘，二是
指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
前者重在对中国文献作新
的发掘和重组，后者则旨
在对中国文化精神作新的
解读和阐释。其理想境界
当然是两相结合，既有文
献资源上的新发掘，又有
对文化精神的新见解，以
便为解读中国文化的真精
神、探索中国民族的“旧
邦之新命”提供一种具有
别裁性质的文本和话语。

诗云：籊籊瓜瓞。

中国文明之历史亦可
谓犹河汉之无极。昔人尝
有语云：一部二十四史，
从何说起！现代西哲则
曰：“语言就是世界。”由
是可知，如何解说中国文
化，或者对此究竟能够说
出什么，关键的问题则在
于作者的话语本身。在
“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今
时，边缘话题提倡一种
“理在事中”的中国话语
方式，它的对象是人物和

文化中国·边缘话题



主
编
人
语

事件，是在“讲故事”中
传达一种对中国文化的
理性思考和现代意识。
这个话语理想又分言为
二：一是以学术研究为
基础的“新知”，它注重提
供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新知
识、新体验、新理解；二
是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
“美文”，在一种为中国读
者所喜闻乐见的行文方
式中力求思想、学术与趣
味相统一。或云：虽不能
至，固所愿也。

易云：其有忧患乎？

昔人尝有“死生亦
大矣，而不得与之变”之
慨叹，何况吾侪生于“秋
风秋雨愁煞人”的全球
化时代，又兼以传统和
现代梳理不清的新仇旧
恨，其安能对古圣贤“周
虽旧邦，其命惟新”之语
毫无会意之处。然君子
和而不同，学人术业有
专攻，文章亦各有其道，
故边缘话题之忧患意识，
亦自有其不可与常人共
语处。今人于园林、昆曲
有语云：

中国园林，以“雅”
为主“典雅”、“雅趣”、
“雅致”、“雅淡”、“雅健”
等等，莫不突出以“雅”。
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

楔 子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历史演绎着轮回，但新的登临者若是有心且非矫情，感慨之余应当会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对各种复杂的人事苍凉的凭吊，对先贤及其业绩的崇敬，总是会激发出对人生的诗思。遥岑远目，伟人的丰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群小的魂灵与他们的墓木一样早已经没人草莱。

侧耳倾听，仿佛能听到历史那多声部的重唱，“大风起兮尘飞扬”，汉高祖舞动长袖，招迎“大风”，气魄非凡，声音是那般宏亮；而那些恍如虫吟草间的叹息，多半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落魄者的悲鸣。历史发人深思，在它的厚重面前我们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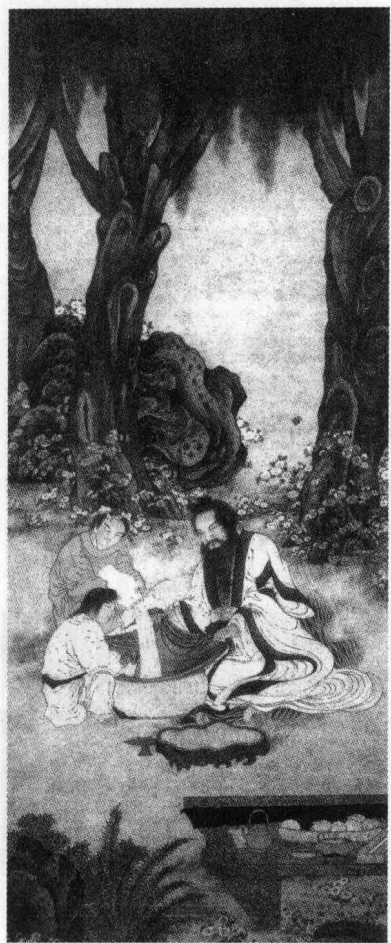


无名氏·北宋校书图

渺小，却不会甘于渺小；在它的蕴藏面前我们深感浅薄，却不会甘于浅薄。如果你的胸臆中尚有积极的意识流动，那么这驱壳必会有一种膨化了的体验：要在前人的文化覆盖层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迹。

《诗心沧桑》的写作正是要和读者一起去登临堆积着的古人的建构，与历史共舞，掘发与品味文化的积淀物中那些获得了永恒的品性，并从中获得文化的滋养。

人事沧桑，王朝轮替，始终传递着这样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无论你怎样抱怨，心怀不平，凡夫俗子的活动只能成为强者们施展



明·丁云鹏·酿酒图

其诸般风流本事的一个模糊的背影。项羽饮恨乌江，引来无数文人骚客的咏叹，然而又有谁去寻找并掩埋八千子弟的骸骨？

历史无情，记住的只能是名人！

这就像海浪冲刷海滩，不断地带着海底的泥沙涌向滩头，从而将赶海者的足印掩盖一样，那些寻常百姓的生活经历是注定经不住岁月的淘洗，只能无声无臭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即便是科学发达的今天，档案齐备，但是，要到一堆尘封的古纸或磁盘中去寻找某个小民的材料，钩沉其平庸的行止起居，该有多么无聊！

应当说明的是，出现在本书中的，虽然也是被史家频频提及的名人，但大多是颇有争议的另类人物。他们或者乘时而起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勋业，却殒落于事业的半途；或者自外于儒学主流，醉心于自性的快适；或者天生一副挑剔的眼光，

养成了惹祸的百批性格；或者虽然在政治上屡受挫折，却不知道在仕途外寻找别样的人生；或者在政治黑暗中竭力自全，却终于逃不过当政者索命的屠刀。《诗心沧桑》正是要探求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人生旅途的底蕴：只懂得杀伐的项羽何以至死不悟，竟将最后的败亡全推向虚拟的上苍？当我们的摄像镜头由四面楚歌的垓下向前延伸，对他那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作一番有深度的扫描，我们便会得知，英雄的霸王原来只是才疏识浅的一介武夫，缺乏领袖

人物应有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准备，因而斗不过亭长出身极有城府的刘邦。为什么非暴力的哭庙便能坏了一个村塾先生的性命，而寻花问柳的袁枚却能如此招摇地托身于金陵？也许儒家文化正统的核心维护的只是封建制度的政治秩序，而对于好色这类“细枝末节”，多半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宽容得很。

衡人之外，本书还有一些结合了人物的遭际着力于辨析事理的篇什，生死、友情、变节、文章的功效等都是先贤反复况味过的，平日里作者也多有留意，因为融入了自己长期的很有意趣的思考而获得了公诸于众的一点自信。

我一直认为，诗既是诗人对语言文字匠心独具的驾驭，更是人生智慧的结晶，诗心也便是诗人的机智与慧心，“诗心沧桑”体现了作者的这样一种追求：那就是带着机智与慧心对人生、对历史进行解读，历史是必须带着诗心才能够有更多的发现、更深的体悟的。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木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总是有一段令人瞩目的繁盛。而人呢？不也都会怀有这样的愿望：锻造一段使人刻骨铭心、与己与人都无怨无悔的瑰丽人生！“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即使是女流之辈，不也同样会萌发欲有所为的人生祈求。然而纵览古今，能够留名青史的又有几人？其中原由是得天独厚的个人品性，抑或是偶然得之的历史机遇？

“自古逢秋悲寂寥”，生命委实太短促了，人们往往只是到了日暮苍山、晚岚漫漶、满目霜色的时候，才蓦然发现自己行将走完人生行程，并对虚掷的光阴孳生出浓浓的悔意。

《诗心沧桑》意欲展示的正是这类即便不能引发歌哭，至少也能启人深思的古人行状。可以仿效的仿效之，应该趋避的趋避之。对人事沧桑的诗心解读，也许会成为建构有为人生的思想资源。

霸王之误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阮籍讳言现实是非，对古人却常有不敬的评断。联想到阮氏一生落拓的行止，这哂笑多少显得有些矫情。

项羽起兵于吴中，与笔者有同乡之谊，对这位兵败自刎的乡中前辈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不免有些惶恐，但状写千古人物，又怎能绕过这位曾经叱咤风云、让秦末蜂起的群雄闻其名字就心惊胆颤的西楚霸王？即使是殒命乌江，也属于壮烈的身殉，慷慨激昂，备极哀荣，非是寻常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虽然是穷途末路，长剑舞处依然是道道逼人的寒光，而悲愤的歌吟也绝非绝命的呜咽可比！

我发现，司马迁在状写项羽生平时，心情其实也是很复杂的。这位以受辱之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鼻祖，面对项羽极不平凡的经历，也不由得多情起来。

此话怎讲？

请看：一方面，司马迁不遵《史记》的定制，将这个终未称帝的项羽的事迹纳入了专录皇帝行状的本纪，且连篇累牍，事无巨细，



项羽像

不厌其烦，分明表达了对这位壮志未酬、勋业不终的英雄的敬意。另一方面，对他至死不悟的冥顽，司马迁也感到了深深的遗憾，在用冗长的文字记录下项羽可歌可泣的事迹之后，终于抑止不住内心的冲动写下了这样一段思想深刻、颇耐后世读者况味的文字：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读司马迁《项羽本纪》的时候，我正在思考人的生死态度的问题，因此，霸王留给我的最初的印象就是不怕死。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而年不过三十的项羽在乌江边上竟主动放弃了生的抗争，甘心认命自刎，一样是英雄末路，以悲剧落幕，但其中所包含的东西却颇耐人寻味。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手下的将士纷纷弃他而去，军容最盛时的四十万西楚军队尽作鸟兽散，此时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贴身的侍卫，连受到自己宠爱的虞姬也难以保全。忠贞的虞姬不愿拖累她深爱的霸王，在为项羽献上了一曲悲凉的“虞姬之歌”后以身相殉，饮剑于垓下，香消玉碎，再不能陪侍这位身上满是征尘、外表傲慢、内实孤寂的霸王。在追兵的驱赶下，项羽且战且退，辗转来到乌江。此时已是腊月天气，大江上朔风呼啸，天阴沉沉的，透着一股肃杀之气；身后的追兵越来越近，喊杀声与鼓角声响成一片，而本来交通繁忙的大江之上竟无一条行舟，这一切都让项羽真正感受到末日来临的滋味。突然，从江边的芦苇丛中传来一阵轻轻的划水声，转眼之间一条小船来到项羽的身边，驾船的艄公是乌江

的亭长。亭长已经年迈，须发皆白，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皱纹，但说出的话却如重锤敲在了项羽的心上。亭长要送项羽过江，脱离险境，说大王虽然兵败，但江东地方千里，民心足用，可以退守，然后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危难之中遇上这样忠厚的长者，项羽不由得潸然泪下。作为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逐鹿中原的将军，当他突然发现身边再无兵卒可以调遣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此时，他可能会想起八年前的旧事，当时他和叔父项梁率领八千江东子弟中流击楫誓师北上，人马虽然不算很多，但军容却十分整齐，士卒们情绪高昂，一心要跟随着项羽叔侄杀敌立功。如今八千子弟全都战死中原，自己有何面目去见期盼着子弟们平安归来的江东父老？遂不肯登舟，将跟随他五年、东征西讨的跨下骏马赠给艄公留作纪念，自己拖着疲惫的身躯，徒步返身杀向身后追赶的汉兵，终于力竭自刎，拉上了注定要成为悲剧的历史活剧的大幕。

霸王生命的终曲，就像那一首描写他与刘邦最后一战的古曲——《十面埋伏》：指顾之间，扬起一串激越而悲凉的音符，“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悲，终而涕泪之无从也”（明·王猷定：《四照堂集》）。项羽倘欲求生，不需要签字画押，不需要向胜利者屈辱求饶，一跳上艄公的小舟，就如同鱼入大海。然而一生征战、身心疲惫的项羽竟无力迈出求生的步子，只想速死。项羽固守人的精神中某些崇高的因子，殉身于自己的事业，是一种使后世偷生者汗颜的品质。但是，后来当我更深入地思考项羽悲剧事件的文化蕴涵时，却遇上了“畏死与惜生”的题目，对项羽的死又有了一些不同于前的想法。

以死相拼，自应全力以赴，但项王乌江返身杀向汉军时调动的仅仅是一介武夫的身躯，他的理智、他的才情似乎早已在垓下死去。因此，在我看来，乌江倒下的只是一个没了精神的驱体。这样一想，乌江殉难悲剧下场的文化蕴涵突然发生了惊人的变故。项羽既然想到了战死他乡的八千子弟，想到了翘首盼望他们平安归来的江东父老，就不该忘了自己作为这支刚刚覆没的队伍的领袖所负有的复仇责任。项王爱惜自己的名声是对的，但岂可将脸面这类纯属个人情

感的私憾放置于八千人命的公愤之上？愧对江东父老，固然；但知耻而后勇，怎么能以怯懦的死，来逃避亲人们的责问，使八千子弟的生命与鲜血空付东流？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最早认识到这一层因由的是唐代著名诗人、军事理论家杜牧，他的《题乌江亭》诗明确地表明了他对项羽的批评态度。如此看来，倒是与项羽生活于同时的韩信要比他心理成熟许多。韩信早年贫困潦倒，却有一颗建立功业的壮心支持着他，因而能坦然承受胯下之辱，隐忍不发，终于从艰难中崛起，成为名震海内的将帅。李白有诗称赞韩信，说：“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当然，假设项羽听从艄公的规劝真的乘舟过江，我们也并不能保证项羽一定能卷土重来，扭转乾坤，但他至少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于是，我突然明白了，乌江自刎，项羽自己是痛快地死了，但这不是强者的选择。在项羽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短促人生中的那一股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已经不复存在，他再不是那个战场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置之死地而后生、让天下英雄闻风丧胆的项羽了。既然已是徒留形骸，该死的，还是让他死吧。何必寄托太多的同情？

项羽从小孤傲自负，如果他只是一个平常百姓，性格上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算不了什么，然而汉末风云际会，乘时而起的项羽被推上了西楚霸王的高位，作为一支几十万大军的主帅，只知杀伐，刚愎自用，又怎能运筹帷幄，担负起争衡天下的艰巨使命？项羽早年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无数次军事上的胜利，仿佛吹起了一个巨大的气泡，让人望而生畏，项羽自己也因此自鸣得意，骄傲起来。但是，气泡虽然因巨大而骇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一根小小的竹签就能让这个硕大无朋的汽泡化为一团雾水。每战必胜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常胜将军的神话，项羽被这个神话迷惑了，然而，在他被战场上频频获得的胜利深深陶醉的时候，失败不期而至。本来胜

败乃兵家常事，但对于“常胜将军”项羽来说，一次暂时的失利竟然彻底摧垮了他的心理支柱，从此便一蹶不振，听凭命运的播弄，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终点。

从史书的记载看，垓下战败之前，项羽八面威风，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一切都有赖于他那无人敢于争锋的赫赫武功，他充分享受了杀伐的好处，但他最后的败亡不也同他过于相信武力，一味残暴地杀伐有关？

项羽生于秦末群雄并起的乱世，父辈们遵照育儿的古法要他读书，但是这个秉性气质颇不同于寻常孩子的项羽，读书时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家长们冷眼观察了好久，认定他不是读书的材料，叹口气，不再强求，就让他学剑。在那个以力量说话的时代，剑术的重要不言而喻。项羽随着家长替他请来的武师像玩儿似地学了几天，便没了兴致，将剑一扔，说是不学了。这下激怒了叔父项梁，项梁虎着脸责备他怠慢。项羽不服气，噘着嘴说：“书足以记姓名也，剑一人敌，不足学。”问他想要学什么，他一仰头，不假思索，说是要学“万人敌”的本事。项梁被从这个顽皮的孩子嘴里说出的话震惊了，这个不读书、不学剑，桀骜不驯，被当做竖子不可教的顽童，原来心里还藏着这般惊人、这般宏大的志向，遂转怒为喜，不再用教育平常孩子的方法来教育项羽，搬出兵书亲自担当起教育侄儿的责任。然而项羽生性浮躁，虽然很喜欢读这些兵书，却只是“略知其意而不肯竟”，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终于没能真正读懂兵书“自古知兵非好战”的精髓，后来便只能成为一介粗通兵法的刚烈的武夫，从杀伐中搜求无数珍玩财宝，并从杀伐中寻求精神上的满足。自然我们也不应否认，秦末天下大乱、割据混战中，勇猛不仅是战场取胜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在割据的局面中与各方势力展开争夺，扩大地盘最重要的手段。

后来项羽随项梁起事于吴中，率八千子弟投入中原的逐鹿，所向披靡，成为义军的主力。秦将章邯杀了项梁后，战局变得不利于义军，义军的将领们无人敢与章邯争锋。秦军遂进围战略要地钜鹿，

钜鹿危急，胆怯的义军将领一个个袖手旁观，没有人愿意前往援救。关键时刻，项羽挺身而出，杀了畏首藏尾的义军新首领宋义，命令手下人烧掉义军驻地的房舍，带上仅够三日的粮草，率军渡河救赵；渡河后，他作出了更让手下人不解的决定，下令破釜沉舟，截断了自己的退路，向部属们明确表达了他有进无退、有敌无我、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经过长期征战，已经变得十分麻木的将士们被项羽这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惊醒了，跟随着他们的主帅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在人们认为已不可为的绝境中，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战例，惊天地而泣鬼神。此战结束，秦军败亡的颓势再也无法逆转，义军重又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早期战争中，反败为胜的事在项羽那里经常发生，由此震慑了秦末并起的诸侯，许多人望风拜服，参见这位骄横的霸王时两腿哆嗦着不听使唤，只好“膝行而前”。

项羽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因此特别崇信武力，渐渐地养成了嗜杀的坏脾气。秦将章邯投降，带来了几十万降卒。他不懂得做降卒的改造感化工作，又深恐这些人不听号令，竟仿效白起故事，用阴谋坑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无辜生灵。作为这样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事件的导演，项羽性格中残忍的一面暴露无遗。相反，刘邦却深通笼络民心的道理，攻略关中，夺下秦都咸阳后封闭宫室，严令禁止士卒烧杀抢掠。而接踵而至的项羽，将他对秦室的仇恨全都转嫁在秦地风物身上，纵容手下人烧掠秦之宫室，似乎只有通过烧杀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瑰丽的阿房宫被付之一炬，让后世文人感叹了两千年。一时间咸阳城里哭声震天，真是天怨人怒，项羽在韬略上先已输给了刘邦。失民心者失天下，也许此时他已经为自己埋下了后来失败的种子。

项羽以杀伐起家，给人嗜杀的印象，那就索性坚持到底，等天下太平之后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迟。可是项王却又在面对他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最不需要他用情的时候出人意料地表现出妇人之仁。楚军与汉军立阵于垓下之初，当时刘邦兵少，形势有利于项王，项王只需采纳被他尊为亚父的谋士范增的建议，于鸿门宴上

立斩羽翼未丰的刘邦，天下一举可平。然而刘邦谦卑的辞说，让项羽变得犹豫不决起来，不仅放走了好不容易收入笼中的老虎，而且还将提供情报的内应的名字也透露给了刘邦。刘邦到底是刘邦，虽然对百姓广施仁德，但这只是为了收买民心，对被认定的敌人，他是绝不会手软的，他脱身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了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范增对鸿门纵刘特别失望，看着绝尘而去的刘邦，他仰天长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后来精明的刘邦又略施小计，使项羽疏远了足智多谋的范增，项羽终于为自己铺下了通向乌江的败亡之路。

客观地讲，上天垂青项羽，给了他很多次取胜的机会，在天时、地理、人和方面都让他占得了先机，可是他被暂时的胜利所陶醉，刚愎自用，白白错过了战机，因此，最后还是败在了刘邦的手下。历史不可能永远垂青一个不懂得珍惜机会的莽夫。

在我看来，古代战争中，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在一次短兵相接的局部战斗中，勇猛是能够发挥主导的作用的，但是战争是长期的，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期间还不断会出现复杂的情形，需要军事指挥家调动起自己的智慧来临机决断。因此，从长远来看，从决定战争的最后胜负看，要取得彻底的胜利，除了勇猛还要讲究谋略，知人善任，懂得随机应变。没有读懂兵书的项羽终于在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取胜机会后葬身于一度曾让他有如鱼得水之感的战火中。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项羽至死都毫无反思意识，认定是为天意所灭，而非自己犯下了什么不可挽回的错误，终于带着冥顽离开了人世。

落魄者的凭吊

在自己并不太多的古诗词阅读积累中，我注意到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不少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西汉一位早逝的哲人，特别是刘长卿的那一首《长沙过贾谊宅》“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一联，寄意遥深，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作为一个凭吊者，当他走过遍布荆棘的阡陌，来到死者墓木已拱、荒草萋萋的坟头，祭悼长眠于地下的先人，总是相信墓中人能够接受自己真挚的悼问。然而在刘诗中，吊者贾谊明明知道被吊者早已纵浪大化，无知无觉，死后连身驱也早已没人鱼腹，无迹可寻，那么他那极度诗化的凭吊在刘氏那里就产生了一个需要索解的疑问：非亲非故，为何而吊，投书汨罗，吊的什么？刘长卿显然已经意识到吊者别样的动机，有意由此探寻这位落魄的古人幽深的心曲。

学而优则仕，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国旧式文人的活法是令人羡慕的——读了书就可以当官，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其实那是一种误解。累试不第，潦倒场屋，遭人白眼，学后未必能仕；侥幸当上了官，仕途上风险频频，如履薄冰，这官有时当得让人提心吊胆。那些长年沉于下寮、动辄得罪上官，被问罪甚至被杀头的士人因此在回眸历史、寻找同调时，都喜好凭吊屈平、贾谊这类古人，为他们叫屈，也一并责备世道的不公。天长日久，汉初一位早死的年轻人因此成了中国文化史上言说不尽的名人。

郁郁而终的贾谊生前不可能想到死后受到后人如此郑重的言说，动不动就将他作为一个话题拈出，沉吟一番后发一通愤世嫉俗的感慨。